清江集

壹

gift

巻	頁	行	字	誤	正
巻一	一	九	四	大	夫
	六	八	一五	虛	虗
	六	一九	一四	樓	楼
	七	一一	八	永	求
	九	一一	一六	霄	宵
巻二	二	二〇	四	揮	擕
	五	五	三	而	以
	七	一二	一八	取	敗
	一八	一八	九	時字十明字相換	
	二一	六	一四	之	而
	二三	三	一六	侠	候
	二九	一〇	一四	反字落	
	三二	一五	一三	儀	議
	三三	二〇	五	而	勿
	三四	一六	一一	賍	貼

快然忘倦人之見之使人合歡者浮
游絲極其生和粗磨之乳乎
外降其物之筆而粗豪之篇
乎矣以之而嘆也以之而瑞日月
山嶽以之而崇殘闕枯塌者豈
可以挽持而回斡哉而一代

翁飲々根未嘗蒔數播之様
修成置晩霜而發以爲錦
之門家甚苦営於清方之武留
於粗酒之箋坎於源之紅種
一手陸戴以栗品以苦者以足託
稍遁坂乃以飯古以爲舊古専勤々

考古人為純學而陳經為沈深
家變其學得之類學而學東下之
天乃遠為人力如古法傳而汎
集家以言居家史學綜觀而
增古者雖違內外粹駁之異
而傳係以培植之教化文學世

人力之所能及有限哉蓋
物之變現在於瞬然生來
者如是以其文之奇於無
聲而至律呂鏗鏘之音
由於里巷里之妙者不可之族
流者乃如此為難者之名文

亦未嘗發乎同而誦讀喜焉
書之者也既而與余相好
後而以語之曰詩之厚莫如
蒙詩之於蒹葭者清江李先生
是已今去先生殁五十年之久
而繼子之紀後以先生詩爲

文政以來我中醫家余
歎厳之年更志先生之術
予羽而弥思見先生之名久
乃東務伏而請益其志江
時之居而悟之發其居門
是歳而歸子江經秋大寒翁

之序去矣小峯源長雲須之
嘗先生之爲吉以之兆嘗之代
亡筆以識矣　云
庚戌仲冬日河老人
序

清江先生集總目錄

卷一 原集

五言古詩 雜體詩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七言律詩 七言絶句 五言絶句

卷二

辭 贊 銘 辨 對 說
序 跋 記 䟽 箚

卷三

誌銘
碣銘

卷四

碑銘 行狀 箋
祭文 附錄上 附錄下

卷一 續集

年譜
補遺

卷二

賦　雜體詩
五言絶句　挽詞
五言律詩　七言絶句

卷三

七言律詩

卷四

疏　說
文　頌
序　表
記　祭文
跋

卷五

行狀　行錄
神道碑銘　祭文
墓表　挽詩

卷六

書　還葬挽詩

清江先生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

讀詩九罭有感

余讀九罭歌始見東人癡周公避流言久詠鴟鴞詩
赤舃縱几几天下其殆而雷風旣示戒親迎禮誠宜
何奈苦心悲歎息公歸為東人汝毋爾天心非汝知

翠月堂

南山翠滴衣明月入楹宇王孫享此居所事將安取
怡顏奉大人日日巡花塢相將詠恩波象闕瞻聖主
岡陵松栢壽永祝君和父光明百鍊鏡此心長千古

和一作無

雜體詩

伯牙鍾子期畫贊

峩峩者意在山歟洋洋者與入水歟當年尚歎子期亡萬古知音嗟已矣

滌襟軒八詠

冠岳晴雲

作意媚軒窓山靈良觧事故披青白雲為冠倒鑑空明裏

清溪晩雨

大地渾烘窰清風誰滌熱横拖銀竹渡江來晩作秋
空咽

銅雀風帆

便風漲大帆嘯竹支剛纏度曲經洲一瞥間依然新
月影

露梁烟樹

逼分喚渡頭許箇淞汀樹江氣吹烟日夕凝微茫特
地霧

尾村落照

尾店寄平蕪陶烟生處處無端返照忽交輝風外東

西去

沙汀霽月

新雨濯汀洲明沙亘十里銀盤壓處盡霜天僅辨無星地

平郊牧遂

烔郊綠草肥雨後牛羊喜橫笛臨風太平音牧兒吾羨爾

前江漁唱

生潮好水頭趂即收魚罩擊火相將送白醪菱歌回月棹

五言律詩

移來山示同遊

一股移來地巉巖控海門朝昏生日月上下失乾坤
滅沒樓浮蜃扶搖翼化鯤從今河泊見始信子陽尊

詔全成之同年

萍水天涯會琴尊日夕同眼從雙刮碧顏各半凋紅
海氣常連瘴秋霖易作風街頭泥政滑征馬若為通

浮碧樓席上

涼氣秋生嫩危樓上石矼遠山圍大野青壁瀉長江
風日開雙眼乾坤做八窓前途有牧老誰續筆如杠

統軍亭賦得一律錄呈

去國今千里登樓日暮城天從窮眼濶江入亂山紫眞夏分三界朝昏替二明西風一聲笛獨立遠人情

松站道中

鎮堡名松站城池閙兩坡枯楊生意少古屋毁垣多長嶺椿雲遠捎河走野過蕭蕭風日冷征馬倦鳴珂

酬楓崖

萍跡元無帶琴樽偶比臺逢場初失喜臨別自生哀列嶽千層矗長江一帶廻天風安借便吹送玉輪來

雜詠

眞界何天好幽居是處寬雲霞元自富凡俗不相干
風上松陰定溪恬月色安蘆花叢畔石嘯傲一黃冠

東湖口吟索同遊和

日落蒼江暮幽然暝色侵汀沙光漸白浦樹影逾沉
遠興傳深爵狂歌扣短琴琳宮疑近地風外聽鍾音

送成大同壽益於尚相成安公家賞牧丹

笑矣吾儕事誰將此意諳丹心懸日月白首走西南
樓疊頭流翠亭臨涓水涵天息隨處在報答秪難堪

又

先輩風流盡春秋幾歲華生來鍾閒氣身後有衰花

虛閣香留篆前庭草蝕沙離懷同此地心事獨瑣雲

贈李大諫叔獻鄭執義季涵兩庚伯暨牛溪

星履天難測山啼地失寧古今無此日畢竟是何禎

耈造多卿相憂勤獨聖明諸公當謇謇豈可更茹貞

次霽景樓韻 泗川

夜雨翻盆後朝暉試上樓詩聯生別彩歸計惕新流

海晏邊無警年豐國不憂賓筵當景賞樂事且淹留

五言排律

楊將軍廟

冠軍真勇將援代一奇男涅背忠師岳穿甎志勵南

指揮驅雷霹掀蕩掃氛嵐阨路驚龐統奇功折耿弇
蜮沙無避影馬革只遺鍃死尚揚鷹氣生如視虎眈
魁梧身近丈神俊略韜三屬鬼精應結長城鎻熟堪
美名忠壯洽華廟寵靈覃龜背鑱聯石廉風重起貪

七言律詩

吾助川

驛路驅馳倦客遊忽逢青壁刮塵眸奇巖鈎古雲千
丈病樹巢危鶴萬秋吹遂已傳黃媼荅題詩應起老
龍愁他時會作溪山主一誓丁寧語白鷗

東郊秋興

東郊物色媚清秋天末高褰宿雨收絳實下苞閒滴砌黄雲圍野看盈疇霜繁老樹風騰葉水淺前溪蟹下流箇裡幽人端合着茶甌烱細伴詩愁

秋懷用前韻

從來心事儈高秋老去嘔吟不耐收文擧秪今沉北海淵明何日事西疇階前病葉蕭蕭下頭上光陰鼎鼎流為語吾儕須着力丈夫終豈死窮愁

哭軒軒翁叔 代家君作

磊落生平志不羈空將事業付無為圖書滿室羅千帙松菊當窓列一堦晚歲襟期顏巷樂中年憂患涑

園悲傷心前昔承温話邦復陞堂拜舊儀

漢江樓偶吟

指外重山高或早唾前深水碧而漪倘求天下無多偶豈特東藩第一奇霽雨前宵花發後暖風長浦柳均時蕭條漁屋無情思眼着吟人盡是詩

又賦早桃寄趙敬伯趙嘗詆此桃故詩意反之

垂楊枝上班班蕚分種燕都秖十年信較梅兄春又早係聯桃譜節猶堅孤根饒抗霜威壓素質羞從俗態姸世與海棠同恨汝誰知仲郢却為賢

用松溪次唐人九日登臺韻

蒼崖斷處石爲臺天餉詩人即此開極海浮天天若沒亂山騰地地如來秋風白髮生新種客路黃花泛幾回胸次從前雲夢九醉着三島點洿杯

永平府地謁夷齊廟

尚鑄孤竹在荒城廟宇千尋石崑平父子君臣兄弟義乾坤夷夏古今名一家遺像當時表萬代長風昨日清滿掬濼波盈握蕨洗乾塵肺攺精明

堂成

塵埃乾沒白頭迷四載經營卜此棲山頂伐雲擎作柱溪頭汲月溉爲泥雖非秦客桃源裡或似唐人瀼

水西避俗誰能同我所藤林蘿逕共扶㩦

次韓天使謁宣聖韻

環聳橋門萬有餘龍漩欣覿久踟躇周旋禮數威儀中誘掖温言色笑舒極地漸摩昭代化窮天祠廟素王居斯文一脉無遐邇敦實儒風不尚虛

白知事輓

一介危忠萬仞山緘章幾灑血於肝廿年嶺外仍鄉曲末路朝端半退閒議論剩憑良史在精靈留與列星還妖生木稼云亡遽老淚居然為國潸

庚辰二月將赴楊根先塋道出 康陵下少憩

有感寄中閔兩郎永和

攀斷龍胡十四年短鞭今御畢原前周遭龍虎圍金盞掩鵠松杉冪瑞烔秘殿猥叨修唇筆玉音邦復聽經筵徘徊且輟須臾路未覺漣漣涕若懸

宋正郎景繁關東行錄後

多君健筆拔星鏇截取關東一半強溢海紅波臨出日挿天飛路歷層岡英靈已徹雲霞幌造物還輸錦繡腸歸與同心閑絶賞卧遊無事理山裝

次趙敬伯樂飢堂韻

逍遙非必駕風遊邁軸從前在澗謳樂啓自誇生世

樂顔回寧有食貧憂歸田松菊真如晉知足功名不
待留一酌泐洋猶舊業外餘休復向人求
行至箕城書别徐庶尹君受崔察訪嘉運
聨袂江樓此一時向來俱坐和陶辭徐君通介寧隨
俗崔子文章久擅奇多病自生當酒怯絶關誰念取
途危行藏氣味良相似離席邪無惜别詩
豚犬之來承吉仲益士稚鮐卿送問兼謝子進
大仲諸内相
多謝諸公訊死生龍文餘彩爛縱横城頭擊柝弓刀
冷閣下承綸日月明形影縱分千里迹肝腸不隔寸

心誠只應毛髮渾邊雪親故如能記舊聲

府城東松亭暫與裨曲設飮

四月之終端午前新晴風日媚山顛松吹細粉迷金霧柳放飛花作雪天萬户星羅官道正長江龍屈白沙旋鳥號半醉彎空月翟羽纔傾鼉鼓傳

侍中臺示諸偏裨

嶺側松臺是侍中將軍擡目弭花驄新陽瀉海金掀地宿霧収山玉挿空小島塡沙憐大志巨魚騫翼想長風盈前說與拏熊士恢拓胸襟若箇雄

七言絶句

秋思

登山憀慄送將歸宋玉從前說楚辭聽葉今宵多少恨明朝臨鏡始應知

秋懷一絶贈尹士初惟新之行

十分凉露夜如何獨卧空階月似波唧唧秋虫緣底恨近人還欲和悲歌

次湺山澄心軒韻

山光雲影俯清流六月危欄爽欲秋白鳥相翻晞竹露羡他元自不知愁

次驪興清心樓韻

郊外青山檻外江浮江騰翠匝虛甶清霄最是難描
處上下星河月一雙

次松溪韻 權應仁

門外澄流綠勝苔入庭山影翠交堆吟髯撚了無新
語辜負如今一度來

次星牧柳德純贈別韻

山號龍門即我家千重雲水障塵譁懸知猿鶴愁無
主春雨欺人滯百花 百花軒名

離懷一首寄松溪

孤懷寂寞向誰論蕭瑟江城獨掩門明月滿庭秋葉

下美人今夜隔川原

五言絶句

途中口占

男子平生在星文古釼寒重磨鴨綠水新倚白頭巒

清江先生集卷之一

清江先生集卷之二

辭

惜餘春辭

臣竊惟天有四時首序為春有萬林林必生於春而後乃得長而成實當生而失養則物無長成之理不生而求成之容有是乎此聖人重夫春元而人君對莅必尚於體元者也邵夫子以三皇為春五帝為夏此則統言歷代傳承之序也若說約於人身則人之老少亦各有一四時之序故詩家以少美者為青春歐陽脩亦以人

老爲秋詎不信歟伏見　聖上膺萬年福履之
綏而今玆御治僅閱一十二年亦豈非　聖曆
之一春乎臣　冀土賤外極無知識仰捧詞頭竊
寓惜春之意欲望　聖上及時行仁以循其序
獻曝微誠不勝至願其辭曰
惜餘春之無幾行替序於朱家浩蕩兮爛熳兮人怨
落絮與流花獨余心之不然竊永思而倍嗟兼萬情
之含懷冀及事於芳菲天一元而四時有生成而歸
収知出震以體莅統人物之春秋當　聖曆之鼎盛
亦我　王之一春覧華實之有時答種穫之相因朝

化日而行天夕乾健予對帝　呴仁風於鴨東　闢
春臺於一世壽萬年而錫福豈獨網遊絲而留餘暉
青春芳不再火車芳如飛臨浴沂而有慕緬堯舜而
增唏

贊

夫子文章贊

玄而上日月星辰森列而昭回黃而下山嶽河海深
廣而宜鬼聖也恭之元氣四時金聲玉振允集宣尼
溫良儉讓穆穆威儀刪定贊修有炳文辭能言三代
文獻不足證我曾語大師雅樂猶蒙過化卑謙竊比

功實蕭作者述者推尊祖述德則邁堯也舜也巍然
煥然不可以言語褒揚萬古光明夫子文章

銘

揖解亭銘

發的祈爵必志彀率省括釋度序賢觀德揖揭登取
不怨勝己失而反之乎也君子

辨

魯陽戈辨

或曰誠則動動則變此至理也故精誠所感日星致
應魯陽揮戈退日三舍吁不其信矣乎余曰然至誠

固無不動者雖頑如金石尚可開曾謂理氣所凝聚聰明自人之天乎然天既有是理是氣而為天人亦得於天以理以氣而為人天人未嘗二也故人有理順而合天之理氣順而和天之氣然後其誠可動而其應可致安有不孚於在天之理氣而獨以私心之情切而反可致其動且應乎自古聖人以下順而致之者可數六貴來己千里方兩舊政纔舉祥穀乃枯雷風反於出郊凶星退於罪己豈非先修在我之天以應在彼之天故如是速也然則彼陰陽之事順己之理以合天理而為之者與順己之氣以和天氣而

致之者歟諸侯擅兵殺人爭強其氣固悖其理固乖矣悖於氣乖於理則不順乎天而滋益罪也其為天者舍曰是人之私心誠切而由聽其勝而敗乎使彼蒼蒼者不可知而惟其願之是聽則王郎之道沫非不切也荆軻之報丹其誠極矣滹沱之氷不必徵也白虹之灾不宜兆也據然鼓之而壘相敵安危死生之形勝敗存亡之分當時急切孰非誠也而爭毋揮戈日必可退則不知是日何時而暮乎惟其順理合天者其誠可激其氣可動則魯陽之說不待智者而知其誣也古今來好事者非一尨言誕說上至於誣

二儀[illegible]三精而不覺也石可鍊而天全斧可修而月明誠果有此事歟然則援戈退日其說安在曰與虞公揮劒后羿射烏同出於淮南子云

對

清江居士對

或問清江居士李濟臣曰子以清江居士為號子嘗見居於清江者乎應之曰余世居京城家在南山之下烏得以居清江乎然則子以清江為號其說有無曰古之聖賢以物取譬者多矣未有若水之易見而能近也故自夫子川上之臨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

哉又曰智者樂水至於孟子乃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朱夫子感興詩曰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則不獨有取於不捨晝夜盈科以進者其迹如斯而江河之在而為長者以其卑也而止耳且論學者須如上水不進則退論聲名者詠其流久而不厭萬古為政者觀其清淨論教者譬諸方圓若此又不可殫記若余之所慕旁竊觀瀾之義實尚感興之旨夫江之為物納衆流之歸為百川之宗心之為靈受衆理之會為一身之宰則大理一體殆無異者利慾起而心地亂風波與而江水濁心之與江豈不同乎風波靜而

江水清利慾熄而心地明江之與心豈不同乎因江水之清濁而警吾心之明亂吾將推類於江清而欲吾心之明故吾之身雖寄於山吾之心未嘗不居於江身外也非內也心內也非外也外之身居不足為名內而心居為號故乃以清江稱居士也子聞吾言余是南山之居士乎清江之居士乎或者蹶然起曰子真清江之居士因編其語為對

說

倭躑躅說

家有躑躅自日本來者凡四株花人謂余曰物性離

土寒暖氣異必趂初冬晨束以蒿席至過明年寒食
乃解余從其教謹關闔之令年春余家有事之於用
席而早解其一焉莫春者三株爛熳並時俱發而唯
早解者以春晚有霜不能齊萼數榮次第而開凡躑
躅之盛者不越半月之玩而獨此自三月歷初閏兩
四月以迄於端午何其久也嫩葉青枝其華尤麗來
賞者咸異之而不能無訝焉余曰解之早故霜掣之
掣於霜也故開有序唯其序也故久矣解不以早則
焉有其傷不有傷也焉得其久幸其着土有根真性
不損耳雖有清霜冷吹未足為深病而適為持久之

道進退倚伏未可知也君以為何如訝者怡然曰子又於是不觀一物也

蠟牧丹記

木芍藥為花擅聲於名園尚矣好事家常以易謝為惜計厥開落則一朶之賞不盈七日雖有次第開者大約不過十許日而全株空矣古人所謂花開花落二十日者否也余居閒無事日以花竹遣興而逮諸花盡謝殆將無所賴矣忽然思之則花之為取色艷而止爾相馬意足猶不辨其驪黃矧今寓賞真假乎何擇命工鎔蠟作淺深紅白三色備其開未開者而

分綴於三株之間時在端陽後晦也見者斷斷或祥或怪而終不知假物之為逞也噫假之欺人若是之甚耶

后谷說

趙君敬伯家在青坡以后命其谷請余以文之余就而徵其指則曰陋巷厠在東西兩隣之間東西各前其前以後稱歸吾居吾亦隨人之后之而自后也余喟曰敬伯居介二隣則谷實中之非后也明矣盖中者道之貴后者位之下世之人於是乎取舍君則異於是抑中為後受而安之不但安之又欲揚之其意

豈無尚歟昔者劉潜夫以後名其村陳無己以后名其山其前却向背其辭指所在未可知也從君所安姑論其尚則豈孔子所謂知天下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者耶若因其尚更求其實則仕不前人年不後人者君所固有而一罷官祿収身斂迹不與射時者偕逐諒為家居是谷雋永是後之腴者也况君有才有學出應時需不落他人之后而怡然於自后扁其谷中之室重以樂飢名之則不獨安之且又樂之者也然則其與不寧方來之後而凶者不可同年而較矣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知進退而不失其中者余

於敬伯見之矣然物理來往未始窮也安知后者之未必非先而先者之必不后耶世間多事之眾何嘗不由爭先而錯了此皆不安為后之過也勉之敬伯益守其中益堅其后可也抑從君后復有祝焉義理無窮許多精密未可徒然以人事之后於人者遽足而自止當如繫辭之說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馴至於大學之自知止而后以至於能得自物格而后以至於治平方可謂之知所先後而得於道矣然則居雖后之身雖后之功名利勢莫不后之而道德之造未應不進於高遠而先於先

者萬萬用后之能事畢矣余亦中央於兩地見后於彼此慕見龍而無首者於谷之說不得不張而言之不知敬伯無作歌後看耶

序

送趙克己序

吾嘗謂天地之生久矣時世之變易屢矣命於其間者物物人人類不少矣物固物矣而人而為人者蓋亦多類焉於其多類之中而同生一天地一時世不為夷狄而同為人不為貴賤而同為士業之治同志之尚同年齒不甚殊而托交契又同抑可謂幸矣誠

千載未易之同也雖不可必謂之相期亦不可不謂之以如有期也然則其同者既已同矣其不同者宜無不相同矣而聚散去留尋常不一而每有所不得同者是何同同之中而有此不同同乎既使之不同則雖使之不同而彼造物者吾無恨焉既使之同而又使之不同則其不同者吾不得以不恨於造物矣僕之與子知也當初一笑而同者無不同焉悠悠十年心不能謀身飄蓬南北其不同者無一同焉是誠造物之不使同者歟吾人之不與同者歟未可知也觀夫世人有以事同者有以勢同者富貴同者利欲

同者同之之途不一而同之之術又不同焉然以事同者事已則去以勢同者勢薄則疎同富貴而相同者其終必忌同利欲而相同者其末必爭此等之人當其同也身未嘗不與同也數者之同似同而實異之心乃見雖曰同矣不可謂之同也古有神交而同者夢寐而同者若高宗之傳說孔聖之周公是已曷嘗同時同聚而同哉只以誠同而志同故極此不同之異而妙而同也其曰友一鄉一國天下至於尙而論之者皆以所同同也然則所貴者心同而不貴於身同的矣心苟同矣身雖不同不害為同雖曰不同

安可謂之不同乎身是軀殼而寄於宇內心存方寸而用之在我此亦古人之身不必同而心必同之者也若就取友而言其同則不忘平生其利斷金死生不遷失得不搖毀譽榮辱一而不二然後君子之同可見矣僕之於君也其不同者極矣聚散去留身不得自由者則奈何猶幸其同者不異是豈可以不同乎故於君之歸不以不同者為恨只以所可同者勉之若孔子所謂同而不和者非此同之謂也於同之中又有不同者在焉斷不可以混同而同之吾子其知同哉他日同升得以同寅則同之幸也與子同歸

同棄於世則同之不幸也天將同此同而同於幸歟於不幸歟噫同之如有期也如此同之不可期也又如此則可憐者非同而同亦不可悲也歟於是乎書上以同之在我者語君下以同之在天者問君癸亥初冬日

送尹思叔儼赴長水縣監序

人之好好爵尚矣易曰吾與爾靡之詩曰逸豫無期先經彖雅所擬猶若則矧降世利名日日滔滔之末耶間有不事高尚若考槃樂泌之儔雖獨詣物表抑有潔亂之尤亦非中行者所貴自餘捷徑終南充隱

山中鳥足數哉尹君思叔吾友也與余生同年自髫幼素科末四十而人稱其晚選居槐院人惜其屈門下有注書之官戴筆柱下日接晉畫地部有員外之郎上應列宿專總國財人情所榮而世謂之清要職也思叔兩於門下一遭地部皆以病辭焉今之仕者以内外區輕重邑得湖嶺之遠者為尤薄斗縣長水又是窮處之甚而監務之俸不足以奉養甘旨則相識者莫不齎咨思叔乃欣然自奮曰昔者之疾愈矣偏分華戚要别於諸朋如欲鋪張歌詠以頌其自得之行李者是何情尚殊異不符於詩易之謂乎余切

思之人之所好好有不同有以好好之者有以不好
而好之者以好為好者常情也不好而為好者唯獨
見過人者能之思叔之不以好爵為榮而反耽殘薄
之遠縣者豈其心之不欲而偽好之乎其以不好而
為好者必有過於人之好之故其所取舍如此耳吾
聞思叔之縣山水其窟也居民鮮而訟牒稀出而莅
衙簿書期會之易辦也入於承顏斑衣弄雛之多暇
也還其於身安便而於心無營者居焉則思叔之好
之殆無若作縣之為好矣世有求時之好爵而營苦
身心任重力微不克盡於君親者衆矣則吾思叔之

所好者雖若好人之所不好政其可好而好之者也非過人獨見真得可好之正者疇克尒耶想琴歌黄堂鳥啅苔庭柱笏頤神泛韻為嬉當是時也長水之山即思叔考槃之阿長水之川即思叔樂飢之泌也初無絶人之累自怡吏隱之樂者卓髙超於詩易之外也明矣但世有好事魔者戲之蚊鳳鍾靈棘池非所好爵所縻吾恐安石之不免久矣彼若自彼而倘來則吾亦固有以之致君揚親亦無非可好之爵也若不幸而惹不虞之謗有曰自我而致之則其在思叔反為不好之為好矣其與捷徑充隱幾何尺寸而

非今日赴縣之意也余之愛思叔誠也送其初行而兼祝其終歸焉料吾思叔亦必以余之言為好矣萬曆七年秋全城李某序

送宋景繁赴治金山郡序

金為嶺南巨郡又多強宗豪號巖邑 朝廷雖選人以界齒舌於中者踵相接今舉工曹正郎宋君景繁為之人皆以為得余獨不可焉景繁吾友也稔其為人非以簿書之不能期會米鹽之不可出納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又曰有鶴在林若吾景繁端敏而靜和易而守屈指夙夜之流未必人後者的也玉

瓚固宜於黃流鼻音何必於在林而可邪或曰漢家試人必先於治民故公卿莫非循吏方今 聖上右民尤重治行然則景繁之出安知非鯤圖之北海乎余曰不然漢相固多循吏車千秋一言取相旬月封侯何嘗歷試而騰踔乎不幸使景繁直而不阿奉公無他志務安民惟病之欲祛則拔薙之下必有射影之沙豈不可念千萬景繁尚慎旃哉

送奏請書狀高而順序

讒奸造孽日月蒙迷我國 宗累不盡湔洗者殆且二百年于今歷十有四 王寃痛迫切常如一日則

聖朝一視之仁而獨棄朝鮮於覆盆之下不為之
昭雪哉惟誠動天惟天聽卑自　成祖文皇帝明降
唯改之旨　列聖繼照類有懇命迄于　世宗肅皇
帝至賜勑諭曰滌瑕傳信炳如日星則小東維人庶
幾復父子之倫而自拔於亂賊之中矣然　祖訓無
改而會典未降則錄諸信史播之普率終有所不慊
焉念我朝鮮首被東漸累朝洪恩天海無涯痛茲莫
大之晻昧而未訖於萬一之終白則　大明麗天萬
國咸寧飛潛蠢植莫不生遂敝邑雖無有腆文獻不
足要一藩邦提封數千里竟為無父無君之鬼邪一

日無父即為一日之非子一日無君即為一日之非臣此春秋汲汲正名而大一統者之急先務也一日不可以無父無君一日不可以不子不臣故雖極知會典之領匪朝伊夕而臣民合口萬聲同云僕之一日不啻百年之遠也況　殿下尊祖之誠繼志之孝其可謂有後　命而居安日昔之息抑此一國搥胸扣心冀亟終畢之願乎今復命价赴愬乃得金公贊以書狀高君越若質正崔君皆極時選誦詩之責不但專對其難矣哉往欽　天朝瀝血籲哀卒包胥秦庭之志達芊尹寡君之誠則年將二百望之久矣

世歷十四情已慼矣　聖天子賢公卿不諒人只自
是返命而東方之父子定矣君臣順矣　宗祊滌矣
祖訓正矣豈但私國之慶抑實　天朝之懿也高君
余舊也封緘勒渠以餞求送其老作邉關腰弓擬敵
不近筆研久矣安敢一言而去子契濶廿年之別過
遆萬里之行亦豈無一言而去子先之心痛之不可
餞者分留月軒之杯以談平生

跋

王摩詰寫黃梅出山圖跋

王右丞維盛唐人也詩畫俱絕代古人互論以有無

之聲此可知也距今千載地之相遠又阻以華徼之限獲覩真迹誠難矣然匪懈堂用尊貴最名好書畫多藏去高靈記云於王維只得其一況其餘乎完溪子長示余以一軸乃王維所寫黃梅曺溪出山圖也曾為王晉卿所藏而晉卿自題其上曰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此圖晉卿以宋室駙馬手執彩管擅名一時出於時賢詩韻若烟江疊嶂之類無慮數百首其家至建寶繪之堂盛蓄古今名畫子瞻記之戒勿為累則晉卿之好畫固非不知而苟有之者也仲至名欽臣亦一時文人宋史稱其淸亮嗜古亦為鑑賞之

明昭矣以實繪之多有王維之能事而獨選此一幅則此一點細墨豈非無價之上乎重以柳子虞公皆元朝翰苑之首雖除却三王而兩家親墨猶足可尚况詠而張之發明此畫之實歟分身二禪黄梅即弘忍曹溪即慧能事載傳燈皆祖師也噫物理無窮去就靡常明皇不能有菩薩之板終失於火賊今茲綃面乃其同時之物而僅盈尺餘傳觀百代幸不磨滅以迄于今槩而論之疑亦有數者非耶因子長之欲詳書以歸之

蔚州八景詩䟦

余嘗莅蔚偶得雪谷題壁一律板于東軒今見本集中有蔚州八景皆效一段雲詞曲余始驚蔚有此景而追惜其不能探討以續古人風迹適有蔚人連踵訪我因就扣之亦不能盡知其處况於雪谷之詞乎盖蔚之是景雪谷之外未之前聞則江山風月始呈於雪谷而還復泯泯至今豈不落莫可嘆也乎謹錄一通付諸鄉人申侃轉告今郡伯先生刻而掛之若又按輿志盡覔八者所在俾後來風流竟引賡和則山媼水靈想復感遇於千年矣雪谷字仲孚麗季名人也以諫議謫郡為守有惠政其師友淵源牧益二

老詩序盡之矣况其胤子樞與李公存吾共論盹賦其家風世業尤可尚已想像遺風吟詠其歌者豈獨八景而止哉第某後進未有一日之雅於主伯先生不乃唐突而罪之乎是可念也萬曆六年戊寅初冬日晉州牧使全城李某識

記

淮陽府新安驛設倉記

鐵楸池兩嶺雄峙百里而脊于江原之盡地一以限關之東北一以界嶺之東西淮之為府是焉宅治厥土山厥田火厥木松栢厥民羸而鮮惟其地勢最上

寒暑特早遲嘉生不熟唯菽黍瞿麥生之又多虫獸不勝於攜訶其為生樂否可知也已加之幅員遼廣道里迂埃民之糶糴于官倉者春夏霧雨秋冬氷雪傾崖急水相輔為害或載或負莫不顛蹟踣斃戶口日耗欠責積歲前此亦由其然分立五倉于境內以殺其勞長楊水入嵐谷和川文登是也今　上即位之十年以彫薄比甚特簡慈良以濟用監正尹侯為之侯方擅能聲擢譜廡尹而外援窮處親舊交嗟識者謂山民福越明年秋霖災獲公私將赤侯單心溫撫幾不飲食勞來著效袴火騰謠　上以民之阻飢

在春尤急分遣　御史潛衣廉訪果得實政　特賜
表裡書以嘉之即古者璽書賜金之遺典也府之四
東二東等面亦在重山之外轉輸之險有倍於五倉
之所歸其民願加營一倉于新安驛傍等其歇息而
未得者久侯因民所欲条便于當道而轉聞之　上
議下廷輔舉以為宜於是民歡赴事不程而勸監臨
宿庀之所庫舍門垣之等數月而畢吁速也與新安
祖入合置簿吏豆區管鑰無不備具既成父老相慶
以落之謌于侯曰殘民之望不但百年而適遂於今
若蔑紀績無以燿　上仁而錄侯惠也侯既讓未獲

以來命余余念前麗以先民之害多矣其設城居咸
據高絶今雖盡廢而其倉庾所置往往猶用山上者
備寇亂也及本朝昇平人唯見利而不圖害邑官之
苟徇民譽者多設別社於通衢行陸雖邊陲尚然余
嘗過慮不虞以為邊陲則當移於鎮堡以資防守内
鄉則宜置諸郵傳以需舘穀今侯此舉政與鄙意契
他日北征兩嶺為扼而新安是路則近惠遠念不亦
兼善矣乎凡令施設願以此為準故不辭而言之侯
名自新字敬修龍城人也徵文於余非選也舊也萬
曆七年十月日全城後人李某記

歸愚堂記

余上舍時得破家於南坊會賢里始構小庵二間泛謂之書堂友人吉哉氏有抛梁之文以助擧今投晋印居息於此乃以歸愚名之客詰其義余曰此取古人詩語而在余則迹其實也客曰子之愚吾得之矣家無甁甂而弃三品之俸盤闕虀盐而輟陸海之珍輕脫五馬轓蓋而東驢無借之者厭見矗石風烟而矮屋不勝於打頭人皆劫劫我獨夷猶人皆咄咄我獨遨如啼妻號子莫以嬰于心者玆非其實歟余曰未也余生于今世四十有四年立乎本朝一十有六

年齒髮已易愚性不變更歷許久愚氣未文其在公也不惟險夷唯事之欲了頻爲邑官輒自劾而歸盖雖自知其愚而人亦莫容其愚故也及其既老其愚已熟如聖之集成無以復加也朝野云云咸恠其愚聖上獨以愚忠而恕之噫父母之愛劣子實矜悶而保其癡也夫職者任事之名官爲治任之所非聡明慧哲莫宜居之故主人名存仕版家食居多班登上士恒若白身亟黜於時明歸無所處蚌蝸有甲亦鶍之枝惟茲二間幸備俛仰之遣四圍圖書抽繹先古寄傲南畂寓興花竹日夕佳趣在彼南山則浪吟退

之秋懷之作曰歸愚識夷塗汲古得修綆此乃愚今之實迹也客曰有是哉其自道也余未及此遂為記系之銘曰愚非堂無歸堂非愚誰宅堂之廣丈一愚之放彌國以小畜大其道何璧四立書千軸萬曆七年九月日歸愚主人記

灑然亭記

余至石州之數月病牙居湫隘無爽塏以導滯遊矚北郭得地曲隈之上選穀旦三月之吉命豫需材料落之踏青之會皆如其素不斷椽剪茨無欂櫨節棁者焉退山茅亭之昭倫也遠吞山光平挹江瀨者齊

安竹樓之勝槩也爰暨賓僚既相與瞻眺酒數巡曰
凡為居上者有無名以揭新登此亭令人有灑然出
塵之想不乃以是名之而可乎僉曰得余復曰唉府
之為治隔王京數千里遷虜帳無一日程俗習弓馬
以業民籍遷徙為戶亭而望之右通仁風之樓思宣
覃聖化與安宇保之術左對文廟賢祠思右文左武
樹德不朽之道高候北峙夕火飛輝則守封之備蔑
得以覽萬嶠東匯朝省曠時則遠憂之情不容以遺
睇聘所觸罔非況吟寧有灑然之助邪雖然事為之
來在彼虛明之主在我苟克舉三者自反無慊則雖

去國萬里未始不身在王家此心方快闊旁通本然之澄澈著矣然後顥氣精靈得為我有挾霽月淩光風猶之可也又何但灑然而已乎登茲亭者或以夫路遐荒為累無聊落莫借興高賞職不思居唯以脫畧經務為灑然之致則春明未出即為天涯何必蠻狄嶺亂禿魯然後為遠哉然則岳陽雄湖徒成悲感零陵好山是亦狴牢況此八極茅簷豎諸丈土之高乎自餘利臼顛瞑亭之罷魁草堂有靈能無勸移之謝邪灑然之名亭既有之名亭之實願從諸君子勉之因書之記其翼日也在萬曆九年行兵馬節制使

全城李其夢應記

江界李文元公廟記

晦齋先生贈領議政李文元公之廟也先生事我
中仁兩聖際遇甚盛以迄 明廟之初見拔擢奸黨
于茲土逹其鄉四千餘里不得終養于太夫人深居
闇室不視天日爰曁八年之多而竟以裳帷奉遺骸
噫先生之學之造有退溪文純公之狀非末劣贅贅
以衆目所共覩忠瀝引君之章孝備奉先之節立言
若求仁諸錄自警若元日諸箴皆先生平日庸言實
蹈不渝於造次顚沛者則先生之心之行洞符神明

自禱于天久矣蒼蒼邈邈若是乎厲者何也雖然天
之閟毖必以悠久為徵先生之暫替於晩年豈病其
終泰於萬歲乎子貢以夫子之厄為道大莫能容即
顏氏所謂不容然後見君子也先生初黜於庚寅後
竄於丙午若使隱黙官京遇寒無汗則先生之道未
免貶用徇時等閑衛社之一封君之足也即今天風
蕩翳白日騰明顯戮快行於凶鬼幽枉普滌於重泉
朝廷追褒謚贈登配大享之庭士子競立祠院至請
從食於孔廡則先生玉山之居正為考亭之紫陽而
金鎔於始也先生江界之遷是亦陸相之忠州而玉

成於終也抑而升之辱而榮之奸人當日之噤齘自
不知扶植先生而不遺餘力者寧非福善之天由此
苦節於動忍空乏之末永樹之無窮之域邪盖天即
理也先生雖遭人變唯素履不疚於天理故往無不
復而定必有勝者如此推驗到底益信性命之難欺
而其快闊光明又如此者有欲學之只箇方寸恒存
此理而是夫豈多哉丙子歲叅判金公繼輝觀察本
道己任斯文巡到熙川立兩賢祠敝府亦為先生營
于文廟之右時釋采從祀之奠而並薦一爵簠盛籩
實咸視其品某嘗過慶州禮於鄉賢祠下忝視府事

即詣靈庭第位題陳供有未盡式者謹齋祭而告釐之熙祠既記其事此猶闕焉金公送某而屬之鄙人不敢承廣倩文人乃反見委懼歲月之泯沒而僭書之仍別寫先生六歲于板栖之釁壁俾學者知先生用功之所自萬曆九年十月日行府使通政大夫江界鎭兵馬僉節制使全義李某謹記

揖觶亭記 江界

厥初蔬畦地金侯實經始面前設鵠位吾以名揖觶

壬午春月季清江居士記

書

上曹典籤書

某昔於髫年隨家公在文昌伏遇尊駕戾止得拜下塵厚蒙奬勉至賜敬義之符悠悠京洛十五餘年未嘗不遙瞻以徵景仰如山中間家公雖屢授本道某則常侍王母故未得離京一步南覲嚴顏仍趨座下仰承緒論某縱極頑愚自在孩幼傾想高風常以不得續執鞭御為恨 先王末年先生特膺虛席之召某叨以內翰載筆隨列當 閤門會坐之際欣瞻顏華尚詎及 黼座䟽對之間伏聞敷 奏明允私心喜幸得覩盛事无切執謁趍郎自列徵悰而館䚯

鎖宿下僧不聽一日出閭方且欝陶而先生之駕亟
已南首矣壞虫黃鵠悲慕奈何某今得符分海涯來
守近程之邑雖迹繫雷封身非自由恭俟起居乃所
宿願第以某賤名改易非昔所呼先生大人若不記
昔時童子之為誰則必有紹介為之先然後乃可以
未禮隨之故不敢唐突干冒趦趄籌度欲奉而還止
者不日月矣即者族兄有自晉陽來者曰南濵先生
記汝名字良是幸事某初聞驚聳以喜以躍非但以
凡劣見念於大賢為榮承教門墻庶或有路則一脉
微誠感幸如何況未學而仕治民者賦撫存鐵羸雖

是本志莅事弛張實所未曉日夜戰兢唯無以奉職仰稱明旨而見絶於大賢先生是懼伏望特示包荒之量姑容定館之罪倘以與進之道許採束修之禮不勝切祝之至某頓首頓首

論答文元公祠廟記與成牛溪書

承尊兄洎大學士批抹誠中陋文之疵敳藥又切百拜欽領但謬見則此非先生本祠乃記謫所之廟故專言不容見君子以為綱旨因題立意固各有所重也向使先生並肩權奸終始同朝與享衛社之勳則雖曰道德高詣豈免殉人之責乎安富尊榮雖大賢

分內而孔孟以來蔑無有之皆由時莫可也此固先生之見忤權奸流落不幸而益見先生道德無瑕眞有不容之實也然非專以有等貶斥全贊儒先而抑揚其辭也退溪先生旣備狀本行若更贊以他語則贅矣故篇首固已先舉矣其辱而榮之一端只論其放謫之終難誣而洩其不勝憤憤之痛故辭有激也其曰衆目所共觀者旣以退溪之狀爲重故其叙求仁六箴等條亦不敢以自家僭論而竊比於闚觀之後亦卑謙之說也實蹋字自司馬公脚踏實地來蹋與踏本一字也有欲學之恒存此理云者只勸後學

勉勉孜孜自強不已之意也既着欲字以為工夫則借用其文恐亦不涉於太高如何如何廣倩見委云者曾請於大學士反數三相知皆不見送似聞尊兄亦屬鄙手混下其語接其文序措辭果不瑩然非范公不能記嚴祠非東坡未足誌潮碑以僕僭述寧無招議從此覆瓿不張之乃為得故不得塗改本藁以從耳且拙文常以淺腐為耻反以新奇見謂可笑可笑樊紹述作文太奇澁至如歐陽公未免怔吁之嘆而昌黎賛之曰文從字順各職職若此者當俟後子雲然後可安可倉卒尊兄既以新奇見戲僕亦以大

言自悔皆善謔也豈可作實看乎早晩留與兩兄一
噱兼質宿迷

聽松書院營創始與成牛溪書

諸學子為尊先先生欲建祠院今雖似晩誠為盛事然鄙人有一說焉僕久在尚成安門下飽聞尊先府德業學問行義與尊叔父先達先生真可曾衛雖其享年不永新學後生聞知未廣若以金慕齋誌文參之則成安之論亦為深知而質之無差若當起院之日并奉兩先生于其中則河南兩賢復有光於東國矣此意如何望與栗谷學士相議于景慕之徒為幸

上提督王主事書

朝鮮國陪臣户曹叅判柳從善工曹叅判朴承任等
再拜上書于執事大人從善等來接公舘適執事司
提督之柄趨拜下塵山仰心切而蹤跡微末階級峻
絶未敢唐突於謦咳之側但情有所懇事涉非輕不
敢自嘿輒以尺牘仰瀆清聽本國接壤東隅密邇
聖化名為外藩實同内服拱　北之誠久益無替
朝廷亦鑒忠順嘉其慕義遇以殊禮別於他邦其
字小之仁無間内外　眷待寵榮靡所不至下邦亦
感戴　皇恩猶恐獲戾于　天威今者卑職等齎擎

冬至賀表進至 天闕不期鴻臚寺將卑職一行人
等退班於無職生員及褻衣人之後又朔望朝見不
許入 皇極殿內庭只令門外行禮較諸久遠現行
事例尊卑懸絶遠人惶惑罔知厥由即欲呈稟于該
部以未行見 朝之禮不敢輕進干冒姑循新令隱
忍遷就靦面汗背無地容措始令通事仰達微悃于
執事且稟呈文辨白之意則執事不以煩訴為罪特
賜温慰又教以不復呈文只可面稟于該司郎中大
人亦驚訝其變易之輕率即稟議于尚書閣下於進
賀之日别遣下史曲諭序班使之依舊規隨班得側

冠佩之後告而有復喜幸良深從善等拜受執事之
賜以為自是盡遵舊規而無憂矣日昨望日朝見鴻
臚寺猶執變例止之戟門之外與左衽羶醜分庭比
級悶默而退無以自鮮切念邦禮掌在春官而小邦
亦忝隸屬於　下庭則陪臣失班之意不可取正於
他而亦賢執事之所當垂軫焉者也夫　上國所以
接遇藩服自有權度曲折雖在春秋之時其入覲王
朝未聞以下國陪賤而卑夷之抑之賤流之末也今
朝廷於小邦遣使須　詔特掄近侍之臣而況且
郊後慶成之宴則陪臣之坐亦賜殿內以此見之陪

臣朝賀班例似當有級而朝見之際則序於流品之
次生員雜類之前賤价後生雖未知此儀肇於何時
而自 先朝以來未常移易則亦後世不可率爾更
變之成規也司 朝儀者固宜率由舊章堅如金石
設或流弊妨政在所損益則亦當申 奏委諸該部
詳議定奪取裁 聖斷昭布知會使無疑訝如是則
處事得體遠人無辭矣今者 朝廷不與知該部不
經議無半行文字無片言端緒而迫令序班舌掉臂
揮破開 先朝已定之久規易置一時無弊之成法
從善等反覆思惟竊所未喻必以為偏荒賤价蔑無

知識呼來斥去誰敢違逆所以隨意指使而然也然
竊謂 朝廷接待外國其一號一令實體統所關一
進一退皆等威所係一朝無故貶降班品區隔內外
豈不妨於體統而缺於慕望之心乎且王者之政有
善然後升陟則人無不勸有罪然後降黜則人無不
懲我小邦事大至誠累世如一日別無違忤 皇朝
祖宗所以眷厚優待褒嘉錫予綸言俱在不知今者
有何罪犯遽加貶降若或懲之者也我 嗣王畏
天之威不違咫尺陪臣回自京師則必 召進于前
恭問 聖壽無疆至如進貢物件有無汚損拜稽儀

節有無差失瞻仰 天光祇受宴賞皆所詢訪一依
前度別無違異則一國大小相慶以為庶免於有司
之責矣今從善等之歸我 王有問其何辭以對我
王若聞使臣班列横被抑奪而又斥在 大庭之外
則必驚惶憂恐曰我向 上之誠不逮前而 朝廷
降之罰歟陪臣無状干犯 朝儀而有司裁以法歟
與一國臣民戰焉寢食不安必究其所以而陳謝于
纊聡也陪臣當此其將何事以陳之耶執事其亮之
哉我 寡君守小邦有朝夕之務不能自行使一二
陪臣冒獻貢篚于下執事然則陪臣雖賤實代 寡

君而行事者也　天朝之接之也於陪臣之賤何有
亦以　寡君所使而優待焉尒今者失所立之班降
拜於門外是雖陪臣之失位實則　寡君之羞也是
雖鴻臚之抑黜陪臣實乃　朝廷抑黜小邦也　皇
朝設秩宗之官置賢公卿大夫以講明辨定而鴻臚
乃奉行成範不使廢墜之一有司尒今將　祖宗累
朝常行無弊之廷儀遽革一言雖尚書閣下郎中大
人之特加眷眷而猶未快正固滯如前賤价之微命
不足惜而　皇朝寵眷之隆意　寡君懸慕之純誠
舉皆委之於虛此從善等所以區區仰顲覼縷而不

己若也轉告堂司曲賜施行以復舊班無墜成規不勝幸甚伏惟執事垂察焉干瀆威尊無任悚慄之至
疏

論乙巳削勳復職不允疏

伏以近者以復爵削券之事言者日多自　上聽之日遠非但群臣惶惑而未鮮人心亦為之沮喪盖人心至靈好惡同情一豈任瑠之親眷而芑等之仇讎㦲其伸其罷大抵皆枯骨也皆鬼簿也然衆怒如水若壅而愈激者徒以同為有國之臣民憤切　先朝之見誣凶奸之自酬私怨而横造逆之獄　凶奸之

自固其惡而勒成帶礪之勳 中宗之愛子 仁廟之血屬而駢驅於鯨鯢之誅 文定之塞淵 明廟之寬仁而馴導以殺戮之治遂使 國運衰替變故非常苟非 宗社之垂佑則 朝鮮之得有今日幸矣至於 恭殿母臨臣子而 仁廟之殯體未冷外內之揑餙萬端不得 文定 明廟之慈仁孝友則不知己置 恭殿於何地而其不能享有今日必然明矣故雖知己斷之不可復續已死之不可復誅而猶欲執是非之公名繳功罪之正案者一向人心為國家養息而已為 殿下正事而已非私利也非私

怒也臣竊觀壅水為防者為日漸久則水勢益廣遺有早晩而決有大小決有大小故防有難易防之難者必快決而痛注之然後水得其性而安焉安有壅之三十年之久而不決自止者乎 殿下不恤人心力咈公論日加一日壅之愈固臣聞人心所存即天意所在 殿下何不以人心而承天意不亟一命之決乎 殿下之請群臣一則曰不知二則曰重難三則曰不可擅改四則曰驅迫五則曰當時俯首風靡臣請條陳之奸人之蹤迹詭秘為謀巧密當時聖明亦罔覺於熒惑加以大小積惻各以族掩口是

非罔罔埋在人心　殿下以後聖龍潛其不知者固然矣曁逮　光紹更閱日久　先王曖昧之教非不聞矣　先后開釋之舉非不與矣章疏之論列亦已極矣其情狀本末之可痛可愕者知之不為不熟察之不為不詳而每諉以不知此群臣之未解於　殿下者也且兇謀雖憯然即就私嫌遽加國逆亦自家之所重難也故初則曰不自安而已將行大戮旋有優容之請既加逆號擬去謀危之語若以有形嚢書上構　國母者而校之則以下私讎何憚無形之聲罪而猶且疑遲則反逆大罪非但曡之重難雖使以

讐加讎亦不敢輕易者較然矣至於公喙雖鉗以厲
威亦料人情之不可力勝則濶大其事肆為眩耍乃
瞞天地以要之乃辱 祖宗以臨之盖因其造端之
重難而固且重難其事欲望其重難於終者也今
殿下重難之教果中死賊之遺計甚可惜也苟知罪
名之必不然者而克遵 先王實無叛逆之旨則只
箇恠鬼之自作介夫何剡草之重難哉此群臣之未
解於 殿下者也凡天下國家之刑政觀其理之當
否而已苟違於理則雖先人所自行而無他意者當
如焚溺而改之若乙巳之事凶奸所逞本非 冲聖

所爲及　聖學高明自照幽枉屢形　玉音晩年召收放逐追爵死亡仲討之事大槩已擧　仁順權同乃與　殿下亟奉以行未盡洗凈者朽根斷株而已明廟旣發其始　仁順克從其中　殿下當成其終可也况承　上殿之寃痛卒　寧王之圖事跡未見擅志實善繼而不究在理之當否以洩神人之共憤徒以擅改爲疑此亦群臣之所未解也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諫父不聽號泣而隨迫切之至也於此有孝子父反以驅迫訶之不亦寃乎今玆之事以始禍言則自乙巳以來天道之變三易其紀以始請削勳而

計之則越自庚午旋發旋止又復八年其事誠遲以迄于今今且伸之未盡削之不果殆將永無滌辨之期故舉朝爭之冀此千一之時此乃不得已號泣之類也自　上非唯邁邁或以驅迫折之脅迫君父乃臣子無上之罪其與乙巳之凶勳者何異古之忠臣愛君深於爲國唯期格正不顧其他故折檻者近狂還笏者近逆牽裾碎衣者實近於慢上至於痛哭裂麻補綴毁奏引燭焚詔封還內勑若此之倫皆可以驅迫論乎百僚盈庭所諍一俞罔不精白一心願補聖政其情誠可悲也於枯骨鬼簿有何恩怨之切己

而若是其支離哉 殿下曲庇凶人嚴譴隨之此亦群臣之所未鮮也至於當時俯首風靡者 殿下之言誠中群臣之罪矣然方群兇行臆之日以黨逆一名為一大阱毫髮忤恨輒以籍陷惕脅以王獄制斷以邦憲故顯言於朝則殺之私儀於家則竄之殺有先後而欲殺則必殺竄有遲速而欲竄則必竄孥戮者何限杖斃者何限藥死者何限遐荒者何限至在同功之人一堂之親或以論議適異或以規諫稍違或直筆記史之策或不印僞捏之書反唇腹誹或被烈禍士林無翹肖廷紳一赤此皆不能俯首風靡者

也今之在庭公卿當乙巳之時尊顯諷議者蓋亦少矣顧此打網之餘漏固不免風靡之無取而　殿下為今之道只宜勉在上之所當為不必責在下之所未為也釁起於二尹之交埒而樂禍者乘之報怨者在是圖利者在是故厥後羅織若是之蔓延　殿下推此占彼其無赫然斯怒恨不得生致群兇擢髮以數之念乎權衡在度閫闢在手而不即引斷乃白後世自有公論未知今日之公論不足為後日之公論而後日之公論抑可有別樣議乎　殿下執德雖貞施仁不竟見事已澈決義不勇譬如當門者內外植

足去就靡定坐立俱礙仍致元兇半賞半罰至寃半陷半伸刑政半正半斜議論半屈半直名物半有半無國體半上半落古今天下寧有是哉任瑠之子婿皆叙以無辜則逆名雪矣其爵之未復厥義何居乏等之官職咸奪以有罪則偽功判矣其劵之不刊所主安在　殿下不思其皮之不存而姑且仍傳其毛雖欲勉留繪絲而粉地亡矣人心積鬱如此天意所存可知伏惟　殿下勿以洞照為不知勿以反掌為重難唯理是視而勿以擅改自沮但察其誠而勿以驅迫過慮而壅人言以享天心霈然無留若決江河

使一國臣民鼓舞踊抃咸知 大聖人所作出於萬
萬尋常不勝至願愚下之民悠悠塗聽皆曰敗露奸
僞 聖上之觀火已明一言一字之所易辨也於何
或尼久而未訖也故人心駭異有甚於前其爲沮喪
亶在此矣臣 本庸謭受 恩深重又叨 隆委忝尹
舊都大庭逐隊微蹤亦絶區區蟻忱不敢自抑伏顒
聖慈垂諒焉

劄

司諫院請留直提學李珥劄字

伏以國家以人才爲本人主以用賢爲務國非人才

則是作舍而無材君不用賢則是涉川而棄檝其不能濟必矣 臣等伏見直提學李珥好古力學行方言直其所蘊抱決非凡倫前日職居論思諫諍之列雖未能盡行其志其愛君憂國之誠則深有可惜者矣頃因羸病久在田野屢膺 召命力辭不就然其不能忘世之意則 聖鑑昭昭必察於陳狀之中矣今者特承非常之 命謝恩闕下旋貢衷懇再三乞身其言非矯情也其事非沽名也矧其疏辭切中時弊當今日 側席之求固當褒其難進易退之節留盛玉堂以責論思匡救之任而初無晉晝之接竟靳谷

駒之縶臣等竊悶焉臣等則知 聖上許遂素尚以
礪清節非無意也但珥經幄舊臣 殿下亦知其才
之可用而形迹之著於外者似若訑訑而退之則
國家雖有弓旌之招巖穴懷藏之士固非磨礲世事
者必不知 殿下樂士之心也是所謂無材而作舍
棄檝而涉川此果爲國知所本而爲君急先務乎一
人之進退乃千萬人之進退也伏願 殿下亟收成
命以反其去 丕示優賢愛才之誠不勝幸甚取
進止

清江先生集卷之二